

再见·小时代

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杰作选



曹文轩◎主编

文
4
月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星4：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杰作选(曹文轩点评版) /

曹文轩主编. -- 武汉 : 武汉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30-5627-5

I. ①文… II. ①曹… III. ①作文 - 中学 - 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6678号

书名 文星4：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杰作选(曹文轩点评版)

编 者：曹文轩

责任编辑：王冠含

特约编辑：韩在俊 周语

装帧设计：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90千字

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5.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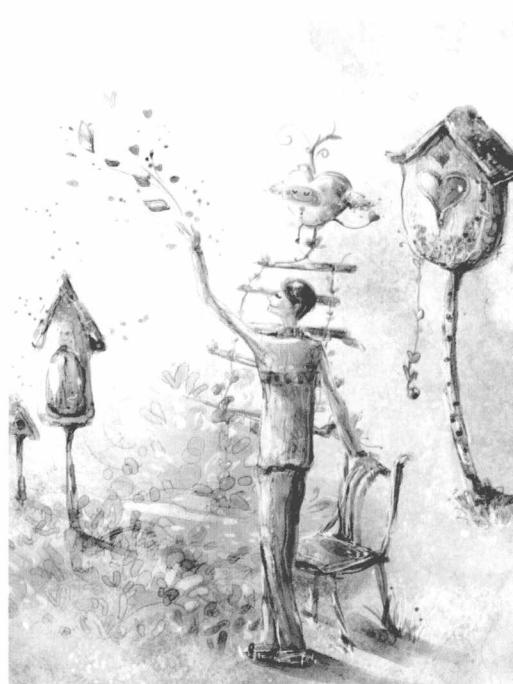
contents



曹文轩	希望落地的麦子不死	/ 2
韩寒	永远的远方	/ 5
陈武	人物印象系列	/ 7
任晓雯	上海的梦想与现实	/ 10
陈安栋	脱离稚态	/ 13
陈安栋	失眠者	/ 18
马天牧	我爱你，再见	/ 48
王皓舒	风里密码	/ 52
刘卫东	失乐园	/ 57
曾骞	为什么手指月亮会被割耳朵	/ 61
麻宁	和春天擦肩而过	/ 81
刘卫东	稻草人	/ 88
刘卫东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92
袁鸿杰	航海者	/ 104

目 录

109	/ 坏男孩和好女孩	刘 宇
115	/ 池边的红豆	徐筱雅
120	/ 盲点原理	李遥策
134	/ 一个人的暑假	卢悦宁
139	/ 内心生活	卢悦宁
145	/ 年轻二三事	李东宇
151	/ 荒芜纪	李东宇
160	/ 月亮没有忘记	冯 雪
175	/ 假如时光倒流	林培源
184	/ 茶 南	杨雨辰
193	/ 良 生	杨雨辰
200	/ 神秘湖	周晓燕
207	/ 残酷月光	金国栋



曹文轩点评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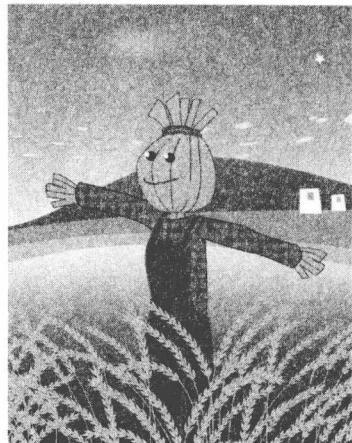
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杰作选

曹文轩◎主编

4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希望落地的麦子不死

文/曹文轩

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举办了十多年，这十多年间，作为评委的我，接触到不少的新鲜文字，不少意气风发的面庞。作为年岁的长者，看到晚辈们青春的才情，我感到欣慰和喜悦。

最初的时候，一些高校、几个人、一本杂志，聚合在一起，提出了“新概念”这样的口号。既然是一个口号，自然就会有不同意义的各种阐释。我所理解的“新概念”的理念是创新、自由和真实。我希望借由这个“新概念”来打破之前语文教育中惯常的写作和思维模

式，鼓励孩子们自由思考，自由抒发，自由书写。现在，十几年过去，我不想在这里大张旗鼓地标榜新概念的历史意义，因为这必定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意义和价值的所谓评定也不是我所能够承担的。

在这套丛书中，许多作者是我所知晓或者熟悉的，他们的文章获奖也有我投的一票，其中一些文章的获奖可能还与我的阐释有关。我也曾为一些年轻的作者们写过序，做过推荐，并且也一直关注着他们的发展。现在，他们早已从最初的十七八岁的参赛少年长大成熟，通

过打拼和努力，拥有了自己一片很开阔的天地，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不管他的历史有多悠久有多辉煌，总是需要新鲜血液的不断输注，才能保持其发展和进步。而我觉得，新概念所培养的这些选手和他们的文字，对于中国整个当代文坛来说，正是一股新鲜的血液。这些年，我为这股新鲜的血液写过一些文字，说过一些赞赏的话，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觉得不合适不恰当。但是，我从未隐讳或者夸大过自己的阅读感受，我确实因为那些灵动的文字而狂喜和激动过，所以，我并不后悔说过那些所谓“捧杀”的话。

>>>

中国一直以来的教育观都强调“长幼有序”，似乎年幼就等同于幼稚和不成熟。作为成人的我们，往往不屑或者不愿去正视那些幼者的思想，他们就必须按照我们的思维方式而生活，这一切已经变得理所应当。所以，当这一批十七八岁的孩子们，带着他们那些凌厉、尖刻、反叛的文字出现在我们面前，年轻的脸庞上写满坚毅，眼神里却飘忽着一丝忧郁，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惊叹于那个我们所不熟悉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他们默默撕毁着一本又一本分量轻飘的书籍，奋力砸毁着一堵又一堵的围墙。他们点燃了火把，焚烧着成人所设定的一些规则和条例。他们围着火堆，不断扔进新的东西，火光映红了脸庞，通宵达旦。在那个世界里，他们是王。

在那个世界里，他们依然是孩子，只不过是一群憎恶家的孩子。家是牢笼，所以要逃离，无家可归倒有一种快意。可是，不管怎么逃离，千回百转，却宿命般的永远都是走在回

家的路上。他们惧怕爱，友情、爱情、亲情，这些对于流浪的心灵来讲，都是无法承受之重，所以他们逼迫着自己不停地掩饰，不停地回避，不停地舍弃，最终，蓦然回首，才发觉自己一直都在为找寻爱而兜兜转转。

在那个世界里，他们群情激奋，破坏一切，不疯魔不成活，可是，似乎，一阵风吃过，他们突然安静下来，坐在树荫下，淡淡地看着远方，他们熟悉泉水的声音，他们听得懂落叶的叹息，他们在意云朵的流逝。就这样，一直坐着，呼吸着那个世界晶莹剔透的空气，默默感悟着一眼千年的人生。那个色彩如此绚烂的世界，让我深深为之着迷，那是一个我不曾有过也永远无法再进入的世界。在整个人生的漫长历程中，那个世界的大门只是开放那么一段时间，而我早已错过。

>>>

我是一个深深眷恋文字的人，阅读对我来说，首先是文字的品味。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文字是有情绪的，它可以分为不同的格、不同的等级、不同的气场。而一本书一篇文章的格调和气场由它最初的几行文字大概就可以决定。这些年，在审读这些新鲜的作品时，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现在年轻的作者们把握文字的能力着实让人惊叹。他们有着储备丰富的词汇库，并且能够那么娴熟地如同上阵点兵般地调动文字，游刃有余。

文字在他们笔下，变得灵动而有生气，像是长了翅膀，自由飞翔，变幻莫测。而文字的自由和洒脱，我想是和想象的思维分不开的。文字如若是翱翔的风筝，那么想象力就是那根牵引的线，只有这根线够长够结实，风筝才能远远地上扬。在写作训练中，对于想象思维的拓展和彰显，这不得不说是新概念的一大贡献。

我一直都说，现在的年轻写手们应该感激这个时代，是因为时代的民主和自由才使得思维得以自由驰骋，才会有无拘无束的文字，而这样的写作环境和心境是我们许多人在年轻时所不敢奢求的。

>>>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时代是自由和开放的，可自由和开放也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新概念借由时代，开创了新的风气，宣扬了文学的自由和平等，打通了传统写作训练堵塞的筋脉，使得很多新鲜血液可以顺畅地灌注到文坛，在语文教育范围内，这不啻于一场文学和思想意义上的变革。然而，十几年过去，这场变革逐步显露出一些弊端和局限。

随着市场的介入，网络媒介的发展，随着选手们风生水起的事业，新概念逐渐成为一场含金量颇高的选秀，当然，这和新概念的本意无关。既是选秀，就有了参照的模板和范文，

所以历届得奖的文章变成了制胜宝典，变成了很多孩子写作时模仿的对象。于是，每一年的评选，我们都会看到越来越多样式雷同的作品，这些作品空有喧嚣炫目的文字，却没有实在的文章的精气神，我们会感叹，现在好的作品是越来越难寻了，现在的孩子已经忘记了写作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真实和自由，而这才是新概念所一直真正追求的东西。

所以，当出版方邀请我来评点这一套丛书时，我欣然应允，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有个愿望：我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能够让喜爱文学，喜爱写作的孩子们拨开浮云，看到真正的阳光，能够从尘世的喧嚣中暂时脱离，目光纯粹地阅读这些曾经打动过我的文字，感受这些作者不羁的灵魂和真实的内心。

其实，我的这个愿望很简单，只是希望落地的麦子不死，希望新概念的精神永远不要失落。

2010年10月21日 于橡树湾

拆掉幻想的大门 拥抱虚幻的阴影
在通往蓝色天堂的路上
云升 雾散
现实变得无限透明



永远的远方

文/韩 寒

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远方”这个概念是相对的，现实的人往往把相对于自己居所而言的另一个城市称为远方。于是，我们看多了诸如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的小说，那叫逃向远方，管他两个城市相距多远，哪怕坐火车过去票价都超不过五块钱。

我一向认为，这些人没有远方概念，就算是上趟厕所也算去一回远方。另一种人是不现实的，从南沙群岛到漠河不能算去远方，但从漠河到赤塔就算去一趟远方了。这类人的远方概念是以国家而论的，在国境线上跳一个来回

就算是打远方回来了。

我认为，远方应该是距离上的。这个被认为是废话。距离很能吸引人。别以为只有诗人歌手才会去远方流浪，其实每个人都向往远方。唯一不同的是，有的人只向往而不往，有的人向往而往。

在今天的《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关于远方的文章，写得并不怎么样，文笔软得像块水豆腐，文章散得像碗豆腐花。但就是这篇小豆腐块，让我开始欣赏那些背起背包去远方的人。今年第2期的《视野》摘了《现代女报》上

的一篇《野鸭与IBM》，看了颇有感触。

IBM的创始人华特生的儿子小华特生，常常给员工讲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酷爱自然的人每年秋天都要去看野鸭南飞的景观。有一年，他大发慈悲，带了一大袋饲料，到那里的池塘边去喂养野鸭子。过了几天，有些野鸭贪吃不再大老远地南飞了。三四年后的它们长得肥肥的，再也飞不起来了。

讲完这个故事，小华特生说，人们很容易驯服野鸭，让它们哪里都去不成，但要把它们再驯养成野鸭就困难了。

小华特生把这个故事翻来覆去地在公司里讲，他希望员工能领会其中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

有一次，一位员工对小华特生说：“先生，你不要忘了，野鸭也是列成方阵飞的。”

小华特生说：“当然，野鸭也是有约束力的，得朝一个方向飞。”

这也许是IBM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坦白说，这篇小文字是失败的，由野鸭而得到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牵强得一塌糊涂，莫名其妙。但是，野鸭的故事却很有意义。许多看似一天到晚去远方的人，其实是缺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不过，文中有句话算是说对了：“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一个人如果活得像块方糖一样呆板方

正，那么他的价值还没有一块方糖大，方糖可以让水变甜而他不能，更何况方糖还有棱角而他没有。荒唐。

前些日子在网上读到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这是近一年来唯一一篇让我读了两遍的小说。

回来后，一直跟斜上铺的“蚊子”说起，说得“蚊子”春心荡漾。“蚊子”挺喜欢雪，所以追问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要多少钱。我问他要坐的还是卧的，坐的便宜，卧的贵。“蚊子”挑了硬座，我说那便宜，两百块钱不到，只不过从上海坐到吉林恐怕已成冰雕了。于是“蚊子”挑了卧的，开始选硬卧，但望字生义，以为硬卧就像农村死了人躺在门板上一样，又改选软卧。可一打听价钱，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便挥挥手说：“算了，不去了，等工作了再说。”我知道等“蚊子”工作了以后定会诸事烦身，再为自己找理由推托。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想去远方的人去不了远方的原因。但去不了也好，可以让远方永远在心里保持神秘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想去远方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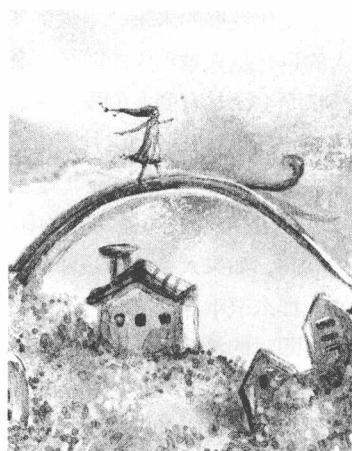
>>>END

曹文轩点评 >>>

对于我们来说，远方是未知的世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通往远方的路。所以在这里，远方既是理想的所在，也是青春时代最迷茫最

焦虑的内心体现。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方向，而当下并没有清楚的归处，所以只好将梦想寄托在远方。

木梯仄仄 残灯如豆
琴音袅袅 文采如虹
推一扇窗 让清风徐徐
揽一弯月 让茶香醉倒



人物印象系列

文/陈 武

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想想梵高】

艺术的格局一直有俗和雅两大阵营，俗的功利性和雅的唯美性同样反映出现代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而艺术在功利与唯美之间取得真正的平衡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唯美不可能向世俗妥协，也因为功利无法取得艺术的纯粹，可以说，艺术的雅与俗是站在不同的文化观上为不同的理想服务的。

唯美是理想的终极目标，而功利是理想的现实陶醉，是当下的。前者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是激情、牺牲与美，而后者是有限度的

感官满足，从精神的本质上讲有根本差异。当然，从文化的角度上去批判“俗”显然是不合适的，“俗”的意义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应该允许存在，这不仅在于世俗力量的强大，而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宽容。

然而，文化宽容不能构成文化倾向，不能让宽容的事物成为文化的主流甚至精神的主流，否则将会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心态和文化面貌。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雅”是拥有相当的提前量的，它置于文化的前沿、目光的上面，

它是文化发展的未来，当世俗的利益使得文化人的目光越来越短浅的时候，功利的产品总是——哄而上，具有商业的投机性，丢弃了文化恪守的“高贵性”，而这种高贵的全部意义便在于文化的姿态与尊严。

文化人表达的是文化的倾向，也是社会的倾向，如果大量的影视作品、书刊都是向利的，那么很难想象它们存在的价值，如果艺术只是即时的消费品，那么艺术的永恒又到哪里去找？因此，文化的泛化与繁杂也应是以高雅文化为主导的，为向心力的。文化人应多想想梵高。

【徐志摩的文化意味】

我一直是比较偏爱徐志摩的。我喜欢徐志摩的首要原因并不是他的诗有多么的高明，而是他率真、正直、浪漫的性情吸引着我，我研读过他的一些诗和传记，感觉他的身上凝聚着理想诗人的诸多特点，他的矛盾与善感，激越与柔美都透视出他丰富的人格魅力。

徐志摩的身上贯彻着传统文化的儒雅风格，又夹杂着西方思想影响下的风流倜傥。徐志摩的内心深处有继承也有反叛，他的为人之道和处世态度既保存了传统的仁爱孝义之气，又充满了冲破封建樊篱大胆追求人生幸福的执著。

徐志摩的人格背景与五四时代的文化氛围是十分切近的，他的诗歌也同他的为人一样，有着共通之处，他的诗作有来自传统格律的谐韵，也有着现代诗的自由不拘，另外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也通过诗歌有不少的表现。他沉浸于情感，也忧患于国家。

在我的印象中，徐志摩一直是五四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仅是诗人，更是文学活动家，他同许多诗人广泛接触，创办文学刊

物，他奔走于大江南北，短暂的生命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仍然充盈而不贫乏。所以，徐志摩的意义同其他诗人是有一定区别的，他的文化形象的构成有丰富的文化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讲，徐志摩的文学本质是十分单纯的，他的接受与排斥除了心中对爱、美和自由的向往之外，见不到更复杂和尖锐的东西，他坦荡于天下，以一腔真性情游移于世间，让爱他的人爱他，也让怨他的人爱他。

徐志摩的陨落，标志着以徐志摩为中心的一种文化气质的结束。

【三毛茶楼】

去周庄，有一半是因了三毛茶楼。周庄是一个含水的地方，而临水而筑的茶楼必有一份南方的雨意与朦胧在里头。三毛茶楼，说起来心情是有一些黯淡的，这是一个适合怀念和回忆的地方，怀念三毛，只是其一，可是借着这份思绪，觉得人生是可以在这里停靠一下的。

拾级而上，脚下是咚咚的木地板的声响，木地板很旧，声音异常深沉。刚进门时，来不及环顾四周，我已上了茶楼的二层，我料想，三毛一定是坐在上面的，并且是临窗而坐。我选了一个位置，问，三毛当初是否坐在这里。此刻，我已觉出三毛的气息布满茶楼，点了壶碧螺春，要了碟茴香豆，我品起了茶，茶叶很多，汁水很浓。

坐了一会儿，我方起身在茶楼上转了转，茶楼四壁上多是同三毛有关的文字、图片。有三毛给楼主的信，有茶客的来信，还有厚厚几大本茶客的留言。

我随手翻了翻，第一页就把我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广东女孩的手书，字迹很漂亮，她说在外面飘泊三个月，本来是要去甪直（南方一小镇）的，可不知为何来到周庄，并把这次漂

游结束在三毛茶楼。她说三毛是“回家”了，而她也要回家了。字里行间是一份旅行者的怅惘、温暖与感动。两个回家的意思当然有所不同。可它们都有流浪的品质，是心灵的，是艺术的，也是生命的。

全国各地茶友写来的信亦十分真挚，一位女孩写了她在德国、瑞士等一些国家求学、旅行的感受，相片看上去，女孩很甜美，也十分生动的样子，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梦和憧憬。

当然，茶楼里最多的还是关于三毛的生平点滴，一颗文学的唯美的女性之灵魂就此与东方的茶韵交融在一起。三毛喜欢这里，这说明，三毛是属于东方的，属于茶的，三毛万水千山走遍，却格外地垂青于周庄。在这间普通的南方茶楼上倾注了自己的一份惦念。中国式的南方的传统的茶，成为三毛心灵深处的归依。难怪她在给楼主的信的第一句就写道：真好。周庄有你在……

那个“你”便是张寄寒。张寄寒这个名字颇具古朴的诗意和江南名士的意蕴。一个“寒”字也是带着水的，带着秋水。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一个文人的名字才对。我在电视中见过张寄寒，刚进门我便认出他了，见他同茶客聊天，便先上了楼。我把名片备好，想待下楼时，同他交换一张名片。我知道寄寒先

生也是作家，在杂志报纸上见过他的文章。不一会儿，寄寒先生上楼来了，不想他先递上了自己的名片，我接过名片，便把自己的名片呈上。寄寒先生一看，连说知道知道，一看名字就知道，你的文章很有诗意。我说，我写了七年的诗呢。

文人相见，话题很快就说开了，我说到的许多人，他说到的许多人，我们有的认识，有的书本上认识。他说，余秋雨前一阵子来过，还给他写了信。茶愈泡愈淡，可话却越说越浓，眨眼工夫聊了近一个钟头。回想起来，同寄寒先生的交谈，却只字未提三毛。也许我们都觉得这个话题有一点沉重吧。

三毛茶楼，其本身就寄托着一个文人的哀思和天下无数茶客的怀念，对于三毛，我们来过这个茶楼，在同一个台阶举步过，在同一个地方呼吸过，在同一张桌子品茗过，在同一个地方眺望过，这是否已算是同另一个灵魂的践约呢？

我留意到寄寒先生名片的第一行写着——《三毛茶楼》楼主，我一看，三毛茶楼是着书名号的，心底立刻会意了：寄寒先生是把三毛茶楼当一部书来读、来写、来藏的呵。

>>>END

曹文轩点评 >>

陈武笔下的人物一直都是以感性的姿态出现的，比如三毛、徐志摩以及梵高。当他们出场的时候，其鲜明的个性特点，都在文本里有

很好的表现。写梵高重评议，写三毛重温情，不同人物不同处理，不生硬。显然作者精于创作人物随笔。

川流不息的人群
火热氤氲的嘈杂
不舍日夜的麻木与忙碌
遮盖着你我最素朴简单的愿望



上海的梦想与现实

文/任晓雯

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电影《青红》，讲一群上海知青带子女归根的故事。片中的两个女孩登山远眺，其一道：“上海怎么样？真想去看一看。”流落在外的“第二代”，梦想着上海的繁华、时髦、遍地黄金。《青红》的英文名字，正是Shanghai Dream。

相比《花样年华》和《色·戒》，《青红》不直接描绘上海，而是聚焦异乡上海人，他们鬼鬼祟祟围坐着，商议永不能实现的集体逃离。他们吵架，打孩子，反复教训子女：“你是上海人！”……“触心触肺”地逼真，让

人无法否认：对，这就是上海。

上海不在遥远的彼处，恰在青红们身边。上海由上海人的势利、排外、市井、琐碎构成。作为Shanghai Dream重要元素的张爱玲，一直被误读。她笔下的上海，华彩霓裳皆浮影，真正灵魂的，是现实冷酷的行事法则。

《倾城之恋》第一句：“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这拨快了的钟，霎时将读者推入上海的坐标。

上海人势利，但最歧视的，不是穷，而是“巴”。“巴子”是比“瘪三”更损的沪骂。

作为“上海指南”的《长恨歌》，写老克勒和旧社会闺秀。落魄，过气，照样将自己打理得山清水秀。穷而不巴，最有品味。

品味是上海的精神追求。安妮宝贝抱着哈根达斯流泪，卫慧告诉读者她的内裤是CK。她们很上海，她们的忧郁和色情，符合这个城市的趣味。上海只有小资，没有文青。

>>>

上海人把有品味的表象争夺奇斗艳给别人，回到家，外套一脱，皮包一挂，就是另一种居家形态。

上海的小市民，是亭子间出来的小市民，是半尺竿头相扰的小市民。一扇大门一把锁，挤着六七户人家，鸡犬相闻，隔墙有耳。某某打老婆了，某某孩子不及格了，芝麻绿豆的琐碎，足够整条弄堂消遣几天。

清晨，各扇门后走出刷洗马桶的女人；傍晚，放学的孩子歪戴红领巾，趁被父母寻着之前，在口袋里藏好汗津津的脏手，飞奔回家。

空气中固体肥皂和炒鸡蛋的气味，顺着弄堂走，是掉漆的朱门、玄色的机制瓦、褪色的清水红砖墙。沿陡峭的木梯上行，双开间的楼层后部，隐匿着窄小的后厢房和亭子间，瓦顶上掀出一扇扇小天窗。

>>>

《长恨歌》开篇大段风貌描写，其冗长迂回为人诟病。然而，作为一本上海人写上海的野心勃勃的书，仿佛不如此无法开场。“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是上海的细胞，就像小镇是美国的细胞。如果有一个上海的福克纳，他的所有故事，必然发生在一条弄堂，而非宝贝们昼夜夜出的酒吧，或者穿棉布衬衫的午后咖啡馆。

“上海制造”的标签牌，大多出自异乡造

梦人。大导演如张艺谋、王家卫，镜中的上海也失真。粗犷的山东大姐巩俐，怎么都摇不到“外婆桥”。张曼玉胜于秀美，失之华丽。华丽不属于上海女人。她们对美不偏执。在冲向看中的衣服后，第一举动往往是摸捻衣料，翻看线脚。

很“上海”的新天地，是上海弄堂的标本，涂了颜色，浸了福尔马林。拆迁改造毁灭了弄堂的实体，却无损弄堂文化的根基。上海人的新公房，和旧民居一样逼仄。对于空间的焦虑，造就精致有余格局不足的上海性格，也造就敏感而奇怪的建筑想象力。

作为当代建筑丑闻之一的中远两湾城，就是这种想象力的印证。这苏州河畔的城池里，邻楼的居民，几能隔着楼隙抛媚眼，说悄悄话，玩击鼓传花。从高架驶过，黑压压的水泥丛林扑面而来，让人不自禁联想到《后天》，联想到一只奥特曼怪物突耸出来。

>>>

所以上海梦，多是外乡人在做。梦需要空间，上海太拥挤；梦需要心境疏落，上海人又太实惠。实惠，是小市民品格的根本。上海男人是实惠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充大、不滋事、更不为一时豪迈买无谓的单。照北方女人的标准，这是群不像男人的男人。但照过日子的标准，实在是实惠。

实惠是个很物质的标准，而文化，是物质生活的冗余。上海人的生活里，不太容得下文化。如果告诉上海人，你是作家，会问：出书赚大钱吗？如果告诉上海人，你是教授，又会问：做老师待遇挺好的吧？

以物质为度量衡，事情变得清晰简单。所以，和上海人不谈文化，只谈生意。无需喝大酒，无需称兄道弟，无需假装朋友。只要告诉

上海人，这笔买卖，有什么好处，就够。上海是个适宜做合法生意的地方。用北京话形容，上海人作为生意人——靠谱。

靠谱的上海人，彼此有距离。很少呼朋唤友，掏心掏肺。聊聊无关痛痒的八卦，讲讲闲杂人等的风月。对于北京人，认识的人都可称“朋友”，上海人界定人群却谨慎：同学、同事、邻居……熟人。“熟人”不带主观色彩，

仅仅描述事实：双方认识，有交际和接触，也许频率还不低。

所以，你恨一个人，希望他寂寞，请发配他来上海；你爱一个人，希望他安静，也请他来上海。上海，不比想象的更好，也不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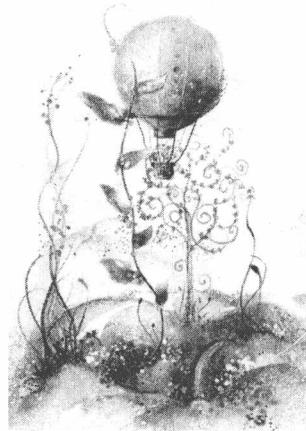
>>>END

曹文轩点评 >>>

在作者的笔下，上海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小说里的上海，比如《长恨歌》历史中的上海，以及现实中的上海。作者生活在这

个城市里，关注这个城市的变化与变迁，细密的文笔表现的是对于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文化关怀。

一颗石子 一声口哨
冬雪吹散眼前的忧伤
蒙昧的过往
呼的一声飞走



脱离稚态

文/陈安栋

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一】

“新概念”获奖后，我就被保送进武汉大学。其实在此之前，我并未听说过这所学校。我读高中时网络还未流行，而且我本人也属于那种对新事物并不敏感的人。我所知道的中国大学除了北京、上海的几所学校外，还有的就是那几个“哈工大”之类的老牌名校了。比起现在的确很闭塞。

我的父母都不太希望我去武汉读书，原因之一是那时我已经通过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专业考试，准备当个艺术家了。我的立场是无所谓。

那时年纪还小，比现在小三四岁，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当然也不能说现在就老了。但感觉还是相当明显。年纪越小，觉得自己的未来越广阔、余地越大，对那些选择就越漫不经心。

在没怎么选择的情况下，我就进武汉大学了。那时的几个兄弟都说我运气好，写篇文章就进大学了。高中时的我，和我们这一代的一些人一样，是非常叛逆、对前途无动于衷的。

那时整天无所事事，对学习缺乏兴趣、也谈不上有什么动力，觉得未来是个非常遥远的名字，几乎与当下无关。那时，和兄弟们一起抽